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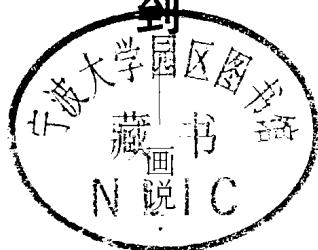
忽然想到

画说·说画

陈四益文
黄永厚画



忽然想到



说画



NLIC 2970798785

陈四益文
黄永厚画



Copyright ©2011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忽然想到：画说·说画 / 陈四益文；黄永厚画
— 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11.8
ISBN 978-7-108-03727-5

I. ①忽… II. ①陈… ②黄… III. ①杂文集—中国—当代②漫画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
I267.1②J228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86065号

责任编辑 李学平

装帧设计 罗 洪

责任印制 郝德华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)

邮 编 100010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1年8月北京第1版

2011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印张9.375

字 数 150千字

印 数 0,001—6,000册

定 价 45.00元

目 录

挥手自兹去（代序）/ 006

安排 / 008

莫称王 / 010

碑者，悲也 / 012

“首长工程” / 014

称官 / 016

数字 / 018

见事 / 020

讲史明星 / 022

周期律 / 024

颠覆 / 026

翻过去了 / 028

符号只是符号 / 030

廉价政府 / 032

无形的手 / 034

难得淡泊 / 036

远去的背影 / 038

貔貅 / 040

辨词析义 / 042

不下转语 / 044

供给制 / 046

国士无双 / 048

动容 / 050

空桶时代 / 052

两个和尚 / 054

书与财与色 / 056

事前与事后 / 058

大器与小器 / 060

磕头 / 062	
牢骚不朽 / 064	
夸豪斗富 / 066	
模糊的妙用 / 068	
说“打造” / 070	
说辞儿 / 072	
说不清 / 074	
说神 / 076	扬汤不能止沸 / 100
先有鸡？先有蛋？ / 078	小姐下楼 / 102
心的震撼 / 080	不敢说 / 104
从正经到扯淡 / 082	选择 / 106
入典 / 084	炒概念 / 108
三十六计 / 086	得二鸡说 / 110
失态 / 088	一犬得道 / 113
环境与思想 / 090	猪年大吉 / 116
写短些 / 092	猫鼠和谐图 / 119
又是记者 / 094	鼠耶？虎耶？ / 121
娱乐化 / 096	怎样贺年 / 126
“作秀”的难处 / 098	“大众情人” / 128
	二爷 / 130
	说“全民” / 132
	怎么说 / 137
	精神生活 / 142
	精神健康 / 146
	控烟 / 150
	关于“第一学历” / 156
	漫议吃饭 / 160

行外说房 / 164

闲话房价 / 169

公务员热 / 173

闻过则—— / 177

“核心”之灾 / 181

写文章 / 184

“礼”的延续 / 188

就事论事 / 194

问责 / 199

讲一回真话 / 205

粗鄙化 / 210

文艺与政治 / 215

难改 / 221

关于“扯淡” / 226

力格尔龙 / 232

说“公务” / 238

以吏为师 / 243

想起了胡绳 / 248

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 / 256

研究与宣传 / 261

关于口号 / 267

随州说 / 273

随州二说 / 276

读《论语》 / 279

说“经”与说书 / 283

后记 / 291

附录：我与《读书》的因缘 / 294

挥手自兹去（代序）

悄悄的我走了，
正如我悄悄的来。
我挥一挥衣袖，
不带走一片云彩。

徐志摩的这几句诗，好像是为丁聪写的独白。

不留骨灰，不设灵堂，不举行告别仪式或追悼会。丁聪先生去世后，丁夫人拒绝了一切采访、包括老朋友的慰问。戴煌、王得后、蓝英年、王建勋……纷纷询问如何联系，我只能以丁夫人在丁先生去世前十天告诉我的话转告：怀念丁先生的，读他的书，看他的画，可以想见其人，老朋友，如有话说，就请写一点文章。这是丁先生的意思，也是丁夫人的意思。

这是人生的透彻之悟。悄悄的来，悄悄的走，来时没有预期，走时无有牵挂。人生的价值只问生前做了什么，死后的哀荣都是过眼的云烟。简单的真理，几人领会得来。生前要做事，就要执著：打击，不怕；戴帽，不怕。敢说，敢骂，敢哭，敢笑，为了苍生，也为了良心。死后再不能做事，就要洒脱，老朋友均已年高，不要劳动；新朋友如果想念，不如读画。不相干的人，为了完成某种仪式，行礼如仪，鞠躬如也，

有何意趣！这是丁先生生前同我谈过的思想。

倒是《读书》上这个专栏，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头跑了第一棒，一跑跑了快二十年，然后，得黄永厚先生慨诺，再由这位八十多岁的老头来跑第二棒，真是有趣的接力。让这个接力继续，是我的幸运，也是对丁聪先生的怀念。



安排

官做到了一定“高度”，退休之后就要“安排”。安排什么？安排一个虽不是官，也近于官的位置，比如到什么协会、学会去当个会长、副会长之类。这好像已经成为上上下下的通例。这些所谓“民间团体”或曰“非政府组织”，于是成了退役官员安置所。

按说，政府官员和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从业人员不过是职业的区别。在职时岗位不同，退休后都是退休金领取者。他人不必安排，何独官员、而且是较高级别的官员就要“安排”？

或许是觉得当过一阵子官，深谙官场套路，可以轻车熟路地保持高度一致？或许觉得既然官都当得，学会协会岂不更是小菜一碟？又或许因为社会是官本位的社会，退休的官员自然就应当有点特殊的优惠，把“安排”当作一种安抚和照顾。但把退役官员成批地“安排”到非政府组织或民间团体担任领导职务，其结果多半是把这些民间组织变成了“二政府”，因为官员们大多（说的是“大多”）会把政府工作的那一套程序原封不动搬到民间组织，从而使民间组织平白地多了许多官气、衙门气，包括目前政府部门的那些不良风气。而非政府组织所以能够担负政府部门不能担负的作用，就是因为它是“非政府”——它的工作内容和运作方式不应也不能混同于政府。当然，官员下野，余威仍在，可以利用关系给这些协会学

会弄点钱，但这恰是把官场的不良风气扩散到了民间。

永厚先生画了一堆鸭蛋，题款却作“衙蛋”。“鸭”、“衙”，一音之转，但破壳而出的却大为不同，从“衙蛋”里出来的，只能是一堆“二政府”——许多新事物，经过我们的程序孵化，结果都是老面孔。这是很值得研究的一种社会现象。



莫称王

永厚先生作《牡丹图》，题曰：“我是梦中传彩笔，欲书花叶寄朝云。”录李商隐句也。牡丹，向称“富贵”，也被尊为“花王”。这是中国人（或某一部分中国人）的老脾气，无论花木蔬果鸟兽虫鱼，都喜欢论等排次，为之加官晋爵，封王称霸。遗风不息，今天的左右上下，也大有关起门来称大王的习气，数一数商标、招牌，就不知有几人称王几人号霸。其实，若真论王霸之业，不过实至名归而已，没有那个实力，靠一帮托儿大吹喇叭，自我感觉越好，越让人觉得可笑。

牡丹，起初的地位并不如后世描绘的那样华贵。直到开元天宝年间才大红大紫起来。原因是宫廷的嗜好带动了上层的追捧，又因而影响到民间。于是传说纷起、怪异迭出。据说唐玄宗时，沉香亭前有牡丹一株，早晨是深红色，中午是深绿色，傍晚是深黄色，夜间是粉白色。是否真是如此神奇，且存疑，因为今天也还有这种古怪的“广告”，道是安徽巢湖有一株千年牡丹，能知旱涝丰歉，当地政府还借它办起“牡丹观赏节”。可惜今非昔比，造出来的神花，无人买账。

永厚先生的牡丹无装模作样的富贵气或王者气，倒像不衫不履、潇洒放逸的散淡之人。虽说“早知不入时人眼，多买胭脂画牡丹”，但对于那些要靠牡丹来装点富贵升平的人，永厚先生的牡丹未必讨好。但我喜欢，画画也如作文，何必随人俯仰。



碑者，悲也

这是永厚先生一幅旧作，丁巳年画的，距今已经二十九年。画题就是这篇文题：《碑者，悲也》。画的是一尊野鬼，满纸题跋则是节录唐代陆龟蒙《野庙碑》中文字。为什么画？不知道。他不说，只能猜。

《野庙碑》是一篇名作，但现在读过的、听说的，只怕也不多了。提倡“国学”者，记得的好像只是作八股用得到的“学、庸、语、孟”，等而下之，搜罗几本蒙学读本就称是“国学大师推荐”的“经典”。《野庙碑》这一类文字倒好像是在“国学”视野之外的。永厚不弃，图以形之，是他的眼光，也是他的感慨。

野庙里的野神野鬼，土木形骸，窃食酒牲，有什么可悲？可悲的是自己吃不饱还要椎牛击豕供奉淫祀的百姓。野鬼野神的血食还毕竟有限，更可悲的是百姓们还要供奉那些不为民办事却欲壑难填的活神活鬼。这类鬼神甚多，用陆龟蒙的话说，那些“升阶级、坐堂筵、耳弦匏、口梁肉、载车马、拥徒隶者皆是矣”。

陆龟蒙因闻见而为百姓悲之，永厚先生或因读文又悲之，相隔千载，感慨不异而所悲竟同，这又是我之所悲了。碑者，悲也。可惜后世都把它当作记诵功德的工具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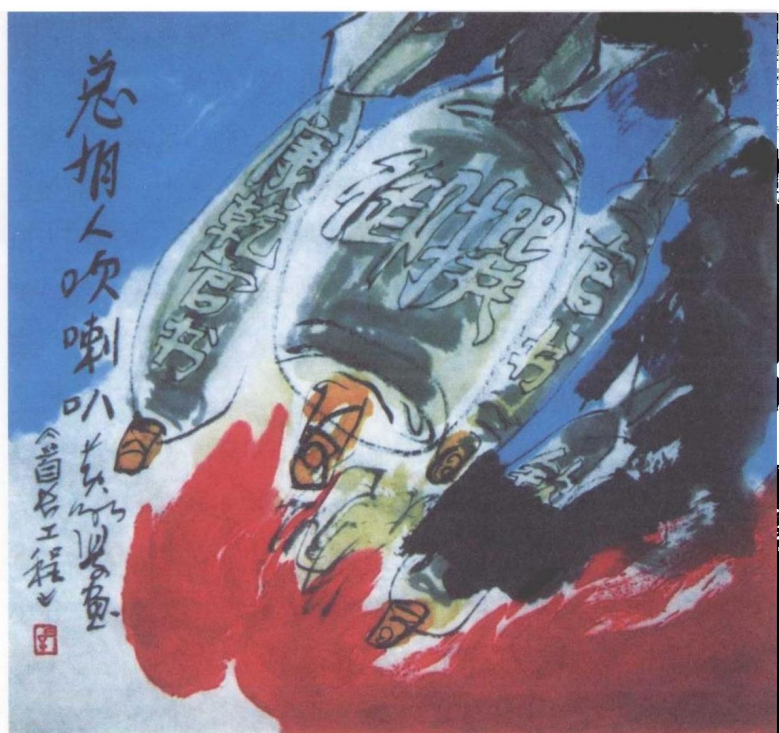
碑者，形也。身是形，而足丁已集，任以那时刻今天，世也没有世人皆醉我独醒之意。



“首长工程”

“首长工程”难办，自古皆然。以编书为例，历代由“首长”主持的官书都不可靠。那原因，一是但凡官书，都多忌讳，修书的人全要看着“官家”的脸色说话，哪里还能实话实说；二是但凡官书，都好大喜功，成书要快，卷帙要多，催逼又严，编书的为了交差，难免搪塞应付，抄袭剽窃乃是常事，错讹缺漏势所必然；三是“首长挂帅”，本系外行，但又偏要混充内行，不免弄出些不伶不俐、颠三倒四的事情来。此事无须远征，只看康熙乾隆两朝的故事就可以明白。但是，因为是“首长工程”，有些人见了膝盖就软，有些人听着头衔就怕，又有些人拿着“官修”吓人，因此很少有人肯说，倒是吹喇叭、抬轿子的人多势众，所以一时间听起来金碧辉煌——是听，不是看。

鲁迅说过对官修御撰大不敬的话，但今人多视鲁迅“过激”；周作人说过对康熙乾隆两朝那些官书称道不衰“是中华民族的一个耻辱”，但称赞周作人过于鲁迅的人，到了这个关节，又都不则声了。不妨还可以搬出王国维。王氏讲“历代官书，例多剽窃”，举了不少事例，其中包括康熙朝所谓《御定全唐诗》。可惜，王国维的这些话也没有多少人肯听，所以，过去的官书还在拼命地印，拼命地吹，连带着还要花大钱弄些新官书出来。



称官

中国人喜欢以官衔称人，觉得这是一种尊重，或曰一种讨好。韦应物当过苏州刺史，便叫他“韦苏州”；同样道理，当过柳州刺史的柳宗元被称作“柳柳州”，而当过太子宾客的刘禹锡也就叫做“刘宾客”了。虽然任职只在一时，但即便免职了或撤职了或退休了，这官衔也会跟你一辈子。那原因大概是因为几千年专制主义制度下，官僚始终是人上人。权势又大，俸禄又高，外快的来路也多，买地置业，好不风光。所以，称官便相沿成俗了。

没有当过官的怎么办？有辙。中国人最擅长的就是“泛化”。我不管这个词的原初意义如何，这里的“泛化”，大致就是普遍化的意思。比如，在唐代只有做官之人得称“官人”，到了宋代，下棋的、卖唱的、说书的、抓蛇的、开小铺的，都可称“官人”，甚至还要加上“大”，叫做“大官人”。“相公”在汉末还是拜相封公者的专称；“员外”之称起自初唐，本是编外官职——有如今天的“处级待遇”、“局级待遇”之类。到了后世也便到处是“相公”，遍地呼“员外”了。

这风气直到今天似乎并没有多少改变。张局、李处、王书记、钱主任，随处听到，管他是实职还是待遇，也不管在职还是退休，甚至不管有无职衔，只要爱听，都有。